

性情與法度：論汪琬對錢謙益古文觀的批評

李向昇

摘要

汪琬（1624-1691）與錢謙益（1582-1664）同宗歸有光，然汪對錢屢有批評，學界對此一直是揚錢抑汪，未給予足夠重視。分析汪對錢的批評，當可理解為何二人同宗歸有光，卻又存在矛盾。本文以為，錢強調內在的「性情與學問」與汪琬特重外在的「文法論」，正是矛盾所在，更反映了清初古文發展的複雜面向。本文梳理時人記載及評價，還原論爭面貌，從中分析二人文學觀的衝突，認為錢對「俗學」與「謬學」的解釋引起汪的不滿。錢以「性情學問」的角度否定南宋理學及明代復古派，汪則以「文道與文法」的角度加以肯定，產生矛盾。此外，本文釐清並回應青木正兒所言二人同宗歸有光，取法有別的说法，認為錢謙益以道，汪琬以文，正是二人之別，補其系統未詳之論。

關鍵詞：汪琬、錢謙益、清初、古文

2013/07/02 收稿，2014/01/24 審查通過，2014/03/24 修訂稿收件

* 本文得到了兩位匿名評審專業細緻的評閱，题目的修訂以及文中具體論述的調整，都得益於兩位評審的寶貴意見，在此深表感謝。

** 李向昇現職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Disposition and Composition: A Study of Wang Wan's Critique of Qian Qianyi's Theories of Classical Prose

Lee Heung-sing

Abstract

The “debate” between Wang Wan and Qian Qianyi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literary arena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ut it does not receive enoug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us this paper calls for attention to this issue by arguing that the contradiction of literary conceptions between Wang and Qian, both important write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iticism of “classical prose”(古文) during that period.

This paper is comprised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will be concerned with the differences in literary concepts of Wang Wan and Qian Qianyi. The second part is a response to the article by Aoki Masaru on their approaches to Gui Youguang's “Classical Prose.”

The essence of Wang's “ancient prose” theories is “organization of writing” (文法), while that of Qian focuses on “temperament and education” (性情與學問). The cri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wo is that Wang's emphasis is on the composition itself, while Qian emphasizes the character of the author. Wang believes that an author with a good temperament and education may still not be able to write a good article, but Qian upholds the opposite. The theories of Qian Qianyi are built upon the critique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ut this very same theoretical system is celebrated by Wang Wan and his “ancient prose system”(古文譜系).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Aoki Masaru's opinion, although Wang and Qian both admire Gui Youguang's "Classical Prose," they tak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Gui's 'Ancient Prose'. Based in Aoki Masaru's point of view, I argue that Wang's view inherits Gui's "Classical Prose" through 'Wen'(文) as Qian inherits it through 'Dao'(道).

Keywords: Wang Wan, Qian Qianyi, Early Qing, "Ancient Prose"

一、引言

青木正兒（1887-1964）《清代文學評論史》云：

明末清初推崇歸有光，錢謙益已著先鞭。錢在〈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中自誇道：『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啟禎之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發之。』汪琬之欽慕歸震川，自是步錢之後塵，然而他並不喜歡他，常常譏諷他。¹

他指出錢謙益（1582-1664）與汪琬（1624-1691）雖皆推崇歸有光（1507-1571），有共同的偶像，然而汪琬對錢謙益十分不滿。原文接著便引汪琬〈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讀初學集〉二文，指出汪琬對錢謙益的批評，並說「歸震川當然並非一切皆由錢一手販賣，汪琬又從另一渠道皈依了震川宗，然其系統未詳。」青木先生的論述帶出一個疑問，汪、錢二人推崇歸有光，而渠道不同，究竟有什麼不同？特別是青木先生所說汪琬皈依震川的「另一渠道」，「系統未詳」的內涵是什麼？既然汪琬不滿錢謙益，常常譏諷他，那是否可以通過他對錢謙益的批評來探查這未詳的系統呢？

青木先生的疑問背後不獨是汪、錢二人古文思想的異同，且關涉到了明末清初古文思潮的轉變。汪、錢二人都是明末清初重要的古文家，黃宗羲（1610-1695）便稱錢謙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主文章之壇坫者五十年，幾與弇州相上下。」²顧炎武（1613-1682）也說：「牧齋死而江南無人勝此（指文章）矣。」³作為晚輩的汪琬也有清初古文三大家之一的稱號，對清初古文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可謂後起之秀。⁴更重要的是，時人更把

¹〔日〕青木正兒 Aoki Masaru：《清代文學評論史》*Qingdai wenxue pinglunshi*（臺北 [Taipei]：臺灣開明書店 [Taiwan kaiming shudian]，1969 年），頁 79。

²〔清〕Qing 黃宗羲 Huang Zongxi：《思舊錄》*Si jiu lu*，載《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1985 年）第 1 冊，頁 374。

³語見〔清〕Qing 傅山 Fu Shan：〈為李天生作·自註〉“Wei Li Tiansheng zuo, zizhu”，載《傅山全書》*Fu Shan quanshu*（太原 [Taiyuan]：山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renmin chubanshe]，1991 年）第 1 冊，頁 181。

⁴「古文三大家」的稱號固是後起，但正是因宋犖編選《國朝三家文鈔》在當時產生較大的影響，三家中也以汪琬為首。另李良年云：「予於吳先賢，嘗慕石湖之詩、震川之文，鈍翁立說亦然……予竊謂吳中作者，五六百年來稱極盛，然其人其文兩無所媿，吾終欲位先生（指汪琬）於兩公之間。」也可見其所受到的推崇。見〈鈍翁前後類彙跋〉“Dunweng

二人置於唐宋古文的脈絡中論述，認為二人繼承唐宋正脈，例如吳偉業（1609-1671）便說：

至古文辭，則規先秦者失之模擬；學六朝者失之輕靡；震川、昆陵扶衰起弊，崇尚八家；而鹿門分條晰委，開示後學。若集眾長而掩前哲，其在虞山乎！⁵

對學先秦、學六朝者均有否定，唯獨肯定歸有光及唐宋派的崇尚八家，並在這個基礎上，認為錢謙益是「集眾長而掩前哲」者。至於汪琬，計東云：

明二百八十年中，文章可宗式者，歸熙甫、王道思……二公歿後百餘年，而我郡有汪荅文出……其文之足傳於後世，而近繼歸、王垂絕之緒，遠躡韓、歐陽諸公無疑也。⁶

視他為「近繼歸、王，遠躡韓、歐」繼承唐宋古文傳統的重要古文家。宋犛（1634-1713）〈堯峰文鈔序〉更把歸、錢、汪三人並置而論，一方面肯定了汪琬接續歸有光、唐順之的唐宋古文脈絡，一方面又引了錢謙益對歸有光的推重之辭。⁷似乎隱含著一個邏輯，即汪琬不僅接續歸有光，還接續了錢謙益，相繼發展，將二人視為同一文脈。可見二人之於明末清初古文的發展頗有標誌性的意義。然而錢、汪二人思想既有矛盾，為何尚可被置於同一脈絡來論述？明末清初的古文發展，一般都以唐宋古文為主導，這是事實，然從汪、錢二人的例子來看，則又可見這一發展內部的複雜性。晚輩對前輩的批評，往往反映了觀念的演變，甚至時代的發展，我們或許正可從汪琬對錢謙益的批評窺探清初古文的複雜面貌。

二、意氣之爭還是學理相異：汪琬批評錢謙益的因由

汪琬譏刺錢謙益不遺餘力，〈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云：

qianhoulei gaoba”，李聖華 Li Shenghua 箋校：《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北京[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Renmin wenxue chubanshe]，2010年）第5冊，附錄二，頁2273。

⁵ 〔清〕Qing 吳偉業 Wu Weiye：〈致孚社諸子書〉“Zhi Fushe zhuzi shu”，《梅村家藏稿》Meicunjia canggao（臺北[Taipei]：學生書局[Xuesheng shuju]，1975年），頁933。

⁶ 〔清〕Qing 計東 Ji Dong：〈鈍翁類稿序〉“Dunweng leigaoxu”，《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5冊，附錄二，頁2259。

⁷ 〔清〕Qing 宋犛 Song Luo：〈堯峰文鈔序〉“Yaofeng wenchao xu”，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5冊，附錄二，頁2262。

琬嘗恨文章之道，為錢所敗壞者，其患不減於弇州（王世貞）、太函（汪道昆）。而錢氏門徒方盛，後生小子莫不附和而師承之，故舉世不言其非。⁸

吳喬（1611-1695）《正錢錄》專詆錢謙益，汪琬認為此書雖「其例甚嚴，其詞甚辨」，「然而其中所列尚有不合，殆有如前之所謂偏駁疏漏者」，為此感到可惜。引文是他解釋自己雖不滿意《正錢錄》，但並非偏袒錢謙益，相反認為錢謙益敗壞文章之道，故時常譏刺錢氏文章。前文已言在時人的論述裡，二人屬同一文脈，但汪琬卻斥錢謙益「敗壞文章之道」，這種分歧恐怕非「同一文脈」所能輕易容納的。究竟他為什麼要批評錢謙益，且用語如此之重？我們可以先梳理前人的討論，得知梗概，繼而展開論述。

最早關注汪錢衝突的，當是王應奎（1683-?）。其《柳南續筆》云：

汪鈍翁與某宗伯頗多異義。一日，與吾邑巖白雲論詩，謂白雲曰：「公在虞山門下久，亦知何語為諦語？」白雲與其言曰：「詩文一道，故事中須再加故事，意思中再加意思。」鈍翁不覺爽然自失。⁹

某宗伯正是指錢謙益，這裡的記述顯然是貶抑汪琬。後文又說「崑山吳爰作《正錢錄》，攻擊東澗不遺餘力。同時汪鈍翁復為之左袒，吹毛求癩，勢燄甚熾。」吳爰即前文所提及的吳喬，東澗即錢謙益號。對於吳、汪的攻擊，王應奎認為是吹毛求疵。並且又引汪琬好友計東（1625-1676）不滿其批評錢謙益一事，¹⁰來說明汪琬之批評實出於意氣用事。不過他也說「然觀《堯峰集》中有〈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亦謂此錄：「非不義嚴而辭辨，然其所列尚有未合處」，「得無盛氣以相攻擊，而未暇商榷考證歟？」由是

⁸ [清] Qing 汪琬 Wang Wan :〈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Yu Liangyushi lun zheng qian lu shu”，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1冊，頁471。

⁹ [清] Qing 王應奎 Wang Yingkui :《柳南續筆》Liunan xubi，收入《歷代筆記小說集成·清代筆記小說》Lidai biji xiaoshuo jicheng, Qingdai biji xiaoshuo（石家莊[Shijiazhuang]：河北教育出版社[Hebei jiaoyu chubanshe]，1996年）第35冊，頁422。

¹⁰ 其文云：「計甫草深為不平，因語鈍翁曰：『僕自山東來，曾遊泰山，等日觀峰，神志方悚慄，忽欲小遺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峰之側。恐重得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滿焉者眾，泰山不知也。』鈍翁躍起大罵。」王文所記應出於計東 Ji Dong〈與周櫟園書〉“Yu Zhou Liyuan shu”，載《改亭文集》Gai ting wenji，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臺南[Tainan]：莊嚴文化[Zhuangyan wenhuai]，1997年），頁659。

言之，即鈍翁亦未嘗以《正錢錄》為定論也。」¹¹汪琬雖不滿錢謙益，但並不以《正錢錄》為定論，如此說來，則汪琬似非出於意氣之爭，這便與前文「為之（指吳旻《正錢錄》）左袒，吹毛求癩，勢欲甚熾」為攻擊而攻擊的汪琬不太一樣了。但此話還可以有另一種理解，即出於維護錢謙益，而說即便連汪琬也不完全認同《正錢錄》的批評。總之，王應奎揚錢抑汪的態度是十分明顯的，而二人之間的矛盾似乎也頗為時人流傳，是文壇共知之事。

汪錢之間的矛盾，現代學者較早展開討論的，是鄧之誠（1887-1960）的《清詩紀事初編》。他的態度和王應奎相近，同樣揚錢抑汪。其文云：

（汪琬）譏刺錢謙益不遺餘力，謂文章之道，為所敗壞，固以揚己，亦謂錢門若歸莊諸人而發。〈讀《初學集》〉，指其以朱文公、呂成公為俗學，王、李、李、何為謬學，遂詆謙益所撰〈天台法師靈異記〉、〈萬尊師〉、〈徐霞客〉諸傳，蹇駁不經，曾郢燕書之不若。¹²

鄧之誠認為汪琬譏刺錢謙益有兩個原因，一是為抑彼揚己，出於意氣之爭，這個看法後來也為學者謝正光加以發揮。¹³二是因與錢謙益門人歸莊（1613-1673）之間的矛盾，而加以譏刺。¹⁴按照鄧文的邏輯，先是錢謙益與汪琬結怨，故汪琬不滿錢氏對理學及復古派的批評，進而批評錢文蹇駁不經。這自然隱藏著一層貶義，汪琬的批評是出於私人恩怨，動機不純，

¹¹ [清] Qing 王應奎 Wang Yingkui:《柳南續筆》*Liunan xubi*, 收入《歷代筆記小說集成·清代筆記小說》*Lidai biji xiaoshuo jicheng: Qingdai biji xiaoshuo* (石家莊[Shijiazhuang]: 河北教育出版社[Hebei jiaoyu chubanshe], 1996年)第35冊,頁422。

¹² 鄧之誠 Deng Zhicheng:《清詩紀事初編》*Qingshi jishi chubian* (上海[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65年),頁322。

¹³ 謝正光 Xie Zhengguang〈探論清初詩文對錢牧齋評價之轉變〉“Tanlun Qingchu shiwen dui Qian Muzhai pingjia zhi zhuanbian”云:「汪琬之於牧齋，譏刺不遺餘力，二人撰文以相譏毀者甚多」，又說「汪氏之詆呵牧齋，意在揚己，以與牧齋爭文壇之牛耳耳。」他認為汪琬的文集《堯峰文鈔》之所以能入選四庫，傳之後世，正在於汪琬對錢謙益的批評正合四庫館臣的意思。四庫之選入《堯峰文鈔》或真出於政治因素，然而汪琬本人自然未能料到，故謝氏的意思也是指汪琬是出於意氣之爭而與錢謙益相拮抗。原文見氏著:《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Qingchu shiwen yu shiren jiaoyou kao* (南京[Nanjing]: 南京大學出版社[Nanjing daxue chubanshe], 2001年),頁99。

¹⁴ 指歸莊刊刻歸有光文集，汪琬致書討論，指出其誤，因而交惡之事。歸莊是錢謙益門人，錢謙益也參與了歸有光文集的刊刻，因而牽連其中。二人論爭詳見汪、歸二人的來往書信。

徒為攻擊，不足為據。文中且舉出汪琬古文中的錯誤，暗指汪琬並無批評錢謙益的資格。

汪錢二人並沒有直接交鋒的文獻資料傳世，¹⁵故二人是在何時、因何事、如何展開論爭，無法確考，但王、鄧二人的論述不無值得懷疑之處。二人認為汪琬之批評錢謙益是意氣之爭，所據只是時人對汪琬個性的評價。汪琬是「知名的火性人物，動不動好與人爭論」，¹⁶《四庫提要》評云：「琬性狷急，動見人過，交遊罕善其終者，又好詆訶，見文章必摘其瑕類。故恆不滿人，亦恆不滿於人。」¹⁷汪琬也承認自己個性褊急，〈宋既庭五十壽序〉中自言「予褊急不能容物」，¹⁸又〈與錢郎中書〉云：「賦性剛褊，與物易忤，病一也；苦學彊記，多言而好辯，此病二也。」¹⁹這讓人對汪琬留下了好強爭勝的印象，因此論者多認定汪琬是主動挑起論爭的人，意氣用事的成分居多。然就事論事，汪琬在〈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便說：「然琬竊謂學者之讀書也，不可以無和平之心、周詳博大之識也……若但盛氣以相攻擊，而商榷未安，則必有偏駁之病；考證未悉，則必有鹵莽疏漏之病。」²⁰他以為吳喬之非錢謙益正有意氣用事之處，認為應當「和平其心，博大其實，往復曲折」方能指出錢謙益之弊端，則他對錢謙益的批評當非意氣之爭，而有其理性思考。即便與人論戰不免受性格影響，但並不能因此否定其識見，如他與歸莊就歸有光文集的刊刻產生的論爭，雖演變至衝

¹⁵ 謝正光 Xie Zhengguang:〈探論清初詩文對錢牧齋評價之轉變〉“Tanlun Qingchu shiwen dui Qian Muzhai pingjia zhi zhuanbian”云：「汪琬之於牧齋，譏刺不遺餘力，二人撰文以相譏燬者甚多」，然而在二人的文集中並未找到相關文章，不知謝氏所據為何。

¹⁶ 語見〔日〕青木正兒 Aoki Masaru:《清代文學評論史》*Qingdai wenxue pinglunshi*，頁 77。

¹⁷ 〔清〕Qing 永瑤 Yong Rong、紀昀 Ji Yun:《四庫提要·集部別集類》*Siku tiyao: jibu bieji lei* (上海[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7年) 第 1315 冊，頁 203。此評乃根據王士禛的說法，王云：「同年汪琬以狂狷多忤，交友罕善終者。」王、汪相交多年，然王亦不免因詩文之戲謔開罪於汪琬，事見《居易錄》*Ju yi lu* 卷一，載《王士禛全集》*Wang Shizhen quanji* (山東[Shandong]: 齊魯書社[Qilu shushe], 2007年) 第 5 冊，頁 3682。類似的評語還有，趙經達《汪堯峰先生年譜》云：「先生平素傲謔自持，面折人過，無逆之者」；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云：「琬以善罵著名」。

¹⁸ 〔清〕Qing 汪琬 Wang Wan:〈宋既庭五十壽序〉“Song Jiting wushi shou xu”，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頁 664。

¹⁹ 〔清〕Qing 汪琬 Wang Wan:〈與錢郎中書〉“Yu Qianlangzhong shu”，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頁 503。

²⁰ 〔清〕Qing 汪琬 Wang Wan:〈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Yu Liangyushi lun Zheng qian lu shu”，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頁 471。

突，然而他指出歸莊修改歸有光集之誤卻是有理有據，卻因罵戰而不為人重視。²¹故以所謂意氣之爭作為起因並不準確，且以此否定二人論爭的意義也不公允。

此外謂歸莊刊刻歸有光文集，連帶對錢謙益產生不滿，因而產生論爭，此說亦不確。歸莊與汪琬論爭的信件中並未言及錢謙益，且汪、歸論爭是康熙十一年，而汪琬早在康熙初年便已開始批評錢謙益，前引〈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及〈讀《初學集》〉便是寫於康熙初年。故若說汪歸之爭加劇了他對錢謙益的不滿或有可能，若說因此事而引起他對錢謙益的不滿則不準確，學者所謂「移惡於錢謙益」之說並不成立。²²然而鄧文提及汪琬不滿錢氏對理學及復古派的批評，及前引青木正兒就二人對歸有光的繼承之不同，或是理解二人理論矛盾的關鍵。下面便從這兩個問題出發，加以探討。

三、維護理學，重倡復古：汪琬對錢謙益的批評

汪、錢二人學術理趣相異，同宗歸有光而系統不同，這兩方面的問題其實互為表裡。正是由於學術理趣的相異，二人對歸有光會有不同的解讀，相反二人對歸有光解讀之不同，也正體現其學術理趣的相異。若把對歸有光的解讀視為文學層面的問題，學術理趣視為理學層面的問題，二人古文思想相異乃至矛盾，文學與理學的交織便是問題的關鍵。所謂「同宗震川，系統有別」，就是在復古思潮下與理學背景下，歸有光應該放在什麼位置的問題。落實在二人的論述中，即是二人對明代復古派及南宋理學的看法。

汪琬對錢謙益雖「譏刺其文章，殆不遺餘力」，卻並非一概加以抨擊而毫無肯定。事實上他早年對錢謙益十分敬重，對其才學也頗為推崇，其〈秋厓集序〉云：

吾鄉錢受之先生論次明詩，於按使公父子尚不能無微辭，而獨推許國楨之作……以受之先生之才學，出其所長，方欲與獻吉、元美爭名於百數十年之上，倏視近世，當其意者，不能一二人，而

²¹ 詳可閱〔日〕野村鮎子 Nomura Ayuko：〈汪琬的歸有光研究及其意義〉“Wang Wan de Gui Youguang yanjiu ji qi yiyi”，載曹虹 Cao Hong、蔣寅 Jiang Yin、張宏生 Zhang Hongsheng 主編：《清代文學研究集刊》*Qingdai wenxue yanjiu jikan*（北京[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2009年）第2輯，頁309-350。

²² 語見張修齡 Zhang Xiuling：《清初散文論稿》*Qingchu sanwen lungao*（上海[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Fudan daxue chubanshe]，2010年），頁27。

願心折於國楨，然則國楨其可不自勉哉！²³

全文不僅以「吾鄉錢受之先生」稱之，且對他的才學十分欽佩，認為錢謙益可與李夢陽、王世貞「爭名於百數十年之上」，能入錢謙益法眼的，當世也不過一二人，對錢謙益的敬佩溢於言表。然而他把錢謙益與李夢陽、王世貞同列，似乎也微妙透出二人日後產生矛盾的蛛絲馬跡。其〈口號五首〉詩中雖也肯定錢謙益的才學，但對他批評明代復古派便表示不解。該詩其一云：

虞山才力縱橫甚，鞭風駕霆非偶然。

女曹駑駘不自料，踠足泥途絕可憐。²⁴

汪琬從創作的角度肯定錢謙益，將錢謙益比喻為鞭風駕霆之駿馬，才力縱橫，而把一般的文人才士比為劣馬，踠足泥途不能及之。其二云：

何李文章不易才，能從篲路啟蒿萊。

如何紅豆莊前叟，也作蚍蜉撼樹來。²⁵

這一首轉入批評。何景明、李夢陽二人在晚明就受到了唐宋派、公安派的批評，然而汪琬卻肯定二人文章是不易之才，並用韓愈〈調張籍〉「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的典故比喻錢謙益對二人的批評。若結合前詩汪琬對錢謙益的肯定，此處「如何紅豆莊前叟」一句，可見他認為以錢謙益的識見不應批評何李二人。這兩首詩一方面再一次說明汪琬對錢謙益的批評並非全出於意氣之爭而毫無肯定，另一方面正帶出了二人其中一個矛盾所在，對明代復古派的看法。這個矛盾在〈讀《初學集》〉中更連帶理學問題被一同提出來，其文云：

牧齋〈與唐訓導論文書〉曰『南宋以後之俗學，如塵羹塗飯』，『弘正以後之謬學，如偽玉贗鼎』云云。謬學蓋指李、何、王、李而言，俗學不知所指，疑其陰黜朱文公、呂成公之屬，而未敢以為信也，既又觀瞿稼軒所作〈後序〉，則述牧齋之言曰：『宋淳熙以

²³ 〔清〕Qing 汪琬 Wang Wan:〈秋厓集序〉“Qiu ya ji xu”，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頁 628。

²⁴ 〔清〕Qing 汪琬 Wang Wan:〈口號五首〉“Kouhao wushou”，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頁 157。

²⁵ 同上註。

後，以腐爛為理學，其失也陋。本朝弘正以後，以剽賊為古學，其失也倍。』……然後知其果黜朱、呂而唾棄之也。斯其說已偵矣。夫理學，固非牧齋所知。姑以文字言之，集中如〈天台泐法師靈異記〉、〈萬尊師〉、〈徐霞客〉諸傳，踳駁不經，曾鄧書燕說之不若，尚未能望見班、馬藩籬，況敢攀六經乎？²⁶

汪琬認為錢謙益批評李、何、王、李為謬學，又批評朱、呂之學為俗學，顛倒錯亂，全無道理，後者尤讓汪琬不能接受。他諷刺錢謙益不懂理學，便僅從文字上批評，認為其文踳駁不經。言語間可以看出，汪琬對朱、呂之學十分推崇，而對復古派，結合前引〈口號五首〉其二，則即便不是全面肯定，也是評價正面的。這恰和錢謙益相反，「俗」與「謬」正是錢謙益對南宋理學與明代復古派的批評。因此二人矛盾的核心應當歸結到這兩個方面。

首先，錢謙益所謂的「南宋以後之俗學」，是指「制科之習」與「道學之習」，其〈答唐訓導論文書〉云：

自唐宋以迄於國初，作者代出，文不必漢而能為漢，詩不必唐而能為唐，其精神氣格，皆足以追配古人，其間為古學之蠹者，有兩端焉：曰制科之習比於俚，道學之習比於腐。斯二者，皆俗學也。²⁷

又〈贈別方子玄進士序〉云：

夫今世學者，師法之不古，蓋已久矣。經義之弊，流而為帖括；道學之弊，流而為語錄。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謂俗學也。俗學之弊，能使人窮經而不知經，學古而不知古。窮老盡氣，盤旋於章句占畢之中，此南宋以來之通弊也。²⁸

²⁶ 〔清〕Qing 汪琬 Wang Wan：〈讀《初學集》〉“Du chu xue ji”，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頁936。

²⁷ 〔清〕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答唐訓導論文書〉“Da Tangxundao lunwenshu”，載《牧齋初學集》Muzhai chuxue 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5年），頁1701。

²⁸ 〔清〕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贈別方子玄進士序〉“Zengbie Fang Zixuan jinshi xu”，載《牧齋初學集》Muzhai chuxue ji，頁992。

錢謙益批評經義流為八股，道學流為語錄，更重要的是，他將之與詩文之學一起討論，把文學上的弊端歸源於經學的弊端，認為自唐宋而至於明，有害於古學者正是制科與道學。²⁹他從文學的角度出發，批評復古派「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觀點，進而對制科、道學進行批判。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所謂「古學」，所指也就是秦漢、盛唐之學，然而這與七子派所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並不相同，他說：

漢之文有所以為漢者矣，唐之詩有所以為唐者矣。知所以為漢者而後漢之文可為；曰為漢之文而已，其不能為漢可知也。知所以為唐者，而後唐之詩可為；曰為唐之詩而已，其不能為唐可知也。³⁰

錢謙益並不否定復古的意義，但也和性靈派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從歷史的角度標舉當下的文學不同，他所懷疑的是復古的方法。他說「漢之文有所以為漢者矣，唐之詩有所以為唐者」，將漢、唐與漢文、唐文加以區別，就是要強調漢文、唐文的本質。他雖然並沒有具體的指出這種本質性的東西是什麼，但是可以知道，他反對單從詩、文的角度去理解漢唐，並加以模仿。可以說，在他看來復古派對漢文、唐詩的模擬，只能是像漢文、唐詩的贗品，而不可能達到漢文、唐詩本身的高度。換句話說，這裡所謂的漢詩、唐文，是以文與詩最高成就的時代來要求後代詩文，著重的是精神氣格，而不是以似不似的角度來看復古的問題。與其說漢唐是一個固定的審美形式上的標準，不如說漢唐是一個價值概念，其好壞的標準不在於外在形式模仿的像不像，而是作品本身的內涵是否能達到漢唐的精神氣格。

本來「自唐宋以迄於國初，作者代出，文不必漢而能為漢，詩不必唐而能為唐，其精神氣格，皆足以追配古人」，之所以其後古學不得彰顯，錢謙益以為正是俗學造成，亦即因制科之俚，道學之腐。〈新刻十三經注疏序〉

²⁹ 制科是科舉制中相對常科而言的一科，由皇帝召開，非常年開設，目的在取用遺賢。然明清時多將制科與進士科相混。毛奇齡《制科雜錄》云：「制科始於兩漢，皆朝廷親試，不涉有司。歷漢魏六朝唐宋不改，惟唐試科不一，遂分制科與進士及明經諸科為二，然惟親試者得謂制科，又謂之大科，餘皆非是也。自元明專用進士一科，不用制科，即有薦舉擢用，如賢良方正等，皆不經召試。有薦舉而無科目，因誤以進士科為制科，且以八比文為制舉文，而典制與名稱具失之矣。至是始開科（指博學鴻儒），實別於八比，而世仍未之曉也。」故此處制科應即泛指科舉。

³⁰ 〔清〕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答唐訓導論文書〉“Da Tangxundao lunwenshu”，載《牧齋初學集》Muzhai chuxue ji，頁 1701。

云：「近代儒者，遂以講道為能事，其言學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窮究其指歸，則或未必如章句之學，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³¹他認為「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而時人卻離經而講道，專注帖括，只讀語錄，不讀經典，因此「窮經而不知經，學古而不知古」，講學越精反而離道越遠，空疏無根，流於表面。他認為正是當時的這種學風影響了文壇，而產生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也就是說錢謙益對文壇的批評源自對時下學風的批評。而他說「南宋以後之俗學」，「此南宋以來之通弊」，正是指這種學風肇始於南宋。然把問題的根源指向南宋理學，汪琬並不認同。

朱熹是南宋理學的代表，批評南宋理學為俗學，他首當其衝。但對汪琬而言，朱熹是其最推崇的人物，地位之高無以復加。其〈王敬哉先生集序〉便云：

嗣後陵遲益甚，文統、道統於是歧而為二，韓、柳、歐陽、曾以文，周、張、二程以道，未有彙其源流而一之者也。釐別義理之絲微，鑽研文學之根本，能以其所作進而繼孔子者，惟朱微國文公一人止耳。儻微文公論說之詳，辨析之力，則向之晦者幾何而不熄，向之亂者幾何而不漸滅蕩盡也，然則使孔子之文踰數十傳不墜，蓋文公之力居多。³²

他認為自文統、道統歧而為二，文道分裂，無人能夠將二者合流，恢復文道合一的傳統。然而其中能夠「釐別義理之絲微，鑽研文學之根本」，繼承孔子，使斯文不絕，聖學不斷的，只有朱熹一人。可見他對朱熹推崇之至。

另外在汪琬的古文譜系中不獨有古文家，也有理學家。從他人對汪琬的評價及其自述中可以知道，漢代司馬遷、班固、唐代韓愈、柳宗元、李翱，宋代歐陽修、曾鞏、蘇軾、朱熹，元代吳澄、元明善、黃潛，明代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均是其師法對象。³³而這個古文譜系有一個突出的特

³¹ 〔清〕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新刻十三經注疏序〉“Xinke Shisanjing zhushu xu”，載《牧齋初學集》Muzhai chuxue ji，頁 851。

³² 〔清〕Qing 汪琬 Wang Wan：〈王敬哉先生集序〉“Wang Jingzai xiansheng ji xu”，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 3 冊，頁 1430。

³³ 根據陳廷敬〈翰林編修汪鈍翁墓誌銘〉、計東〈鈍翁生壙誌〉、〈鈍翁類稿序〉、汪琬〈與曹木欣先生書二〉、〈王敬哉先生集序〉、〈與梁曰緝論類稿書〉、惠周惕〈堯峰文鈔序〉諸文統計。

點，就是融合了古文家與理學家。韓愈、歐陽修雖非理學家，但是一代大儒，汪琬求道也是從二人的文章入手的；吳澄是朱熹的四傳弟子，受教於朱熹再傳弟子饒魯的門人程若庸；元明善也是元代大儒，《元史》謂其：「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³⁴黃潛則是元代儒林四傑之一，更是浙東金華學派的代表人物；甚至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也不只是古文家，計東〈鈍翁類稿序〉云：「歸蚤聞道於魏恭簡（校），證道於程；道思（慎中）與唐應德（順之）、王汝中（畿）友善，亦稱聞道者」，³⁵歸有光學道於朱子學家魏校、理學二程，唐順之、王慎中與王陽明相友善，也是「聞道者」。此外，汪琬《擬明史列傳》中也把歸有光列入儒林傳，所作傳記又用了極大的篇幅來講歸有光的易學研究。可見汪琬的古文譜系有著濃厚的道學色彩，與他主張的文道合一相呼應。

汪琬既推崇朱熹，且對理學如此重視，對錢謙益批評南宋理學自不免持相反意見。但事實上，汪琬之推崇朱熹、強調理學，與錢謙益的批評南宋理學，乃至批評朱熹，並不在同一個層面，各自著重的角度也不一樣。汪琬對朱熹的評價是從歷史的角度，總結他在文道發展的脈絡上所起的作用。錢謙益對南宋理學或者說對朱熹的批評，則是針對當時的學風，有一定的時代性。由於明代以程朱理學治國，並作為科舉的主要內容，故當時學子專事帖括制藝，而不讀經，導致學問空疏。道學方面又清談成風，以講道為能事，而不窮經學古，漢唐章句之學幾乎斷絕。追溯源頭，正是因南宋心性義理之學大興，導明代學風之先路。也就是說，錢謙益批評南宋理學或朱熹的重點不在於其學問，而在於其為學的方法，也不在於理學或朱熹本身，而在於後人對前人學習的偏頗。

實際上錢謙益並未直接批評朱熹，並且他並未否定朱熹的學術地位。〈重刻方正學文集序〉云：

蓋朱子之學，一傳為何基氏、王柏氏，再傳為金履祥氏、許謙氏，又再傳為宋文憲公景濂。而先生少學於景濂……於是朱子之道，得先生而大光。而有宋諸儒，三百年來之學脈，譬之中原之山川，

³⁴ [明] Ming 宋濂 Song Lian 等：《元史》*Yuan sh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76年）第14冊，頁4171。

³⁵ [清] Qing 計東 Ji Dong：〈鈍翁類稿序〉“Dunweng leigao xu”，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5冊，頁2259。

龍脈紆迴，濬發於南北戒之間，至是而始得所結局焉。故吾謂本朝之學者，當以宋文憲、王忠文暨先生為朱子之世適。³⁶

錢謙益為方孝孺的文集作序，肯定其學，謂之「真俠」、「真狂」、「真中庸」，而後說他的學問根源來自於朱熹，朱子之道因其而大光，認為他與宋濂、王禕三人是朱子學在明代的再傳。又如〈顧端文公文集序〉云：

其文詞縱橫駘蕩，一洗舉子熟爛之習……長而通治體，持國論。晚而湛於理學。其文與年俱進，要其縱橫駘蕩故自如也。嗚呼！公之學，程朱之學也；其遇，亦程朱之遇也……然自有宋迄今，程朱之名懸諸日月，而邢恕、范致虛、陳賈、傅伯壽之徒，果安在哉？³⁷

同樣先肯定了顧憲成的學問，而後認為其學是程朱之學，並且說「程朱之名懸諸日月」。可見錢謙益並非否定朱子之學。因此，就對朱熹的看法來說，錢謙益的批評是就理學在晚明產生的弊端而向前追溯至南宋，其批評的焦點乃在於晚明；而汪琬對朱熹的推崇，是從文道關係的角度來看，對朱熹加以肯定。因此二人的矛盾雖是因南宋理學、朱熹而起，然而在學理上並不構成真正的矛盾。

其次再來看錢謙益所謂的「謬學」，批評的正是復古七子派，而這「謬學」的根源也正是俗學。復古派對漢文唐詩字句的模仿，而不能得古人之真精神，正如理學中人以不讀經典，學子專事帖括，亦不能得經典之指歸。所以他說「古學一變而為俗，俗學再變而為謬。」³⁸他舉李夢陽的例子說：

其所謂漢文者，獻吉所謂漢，而非遷、固之漢也；其所謂杜詩者，獻吉所謂杜，而非少陵之杜也……規模焉就漢唐而求之，以為遷、固、少陵盡在於是。雖欲不與之背馳，豈可得哉！

又說：

³⁶ 〔清〕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 :〈重刻方正學文集序〉“Zhong ke Fang Zhengxue wenji xu”，載《牧齋初學集》*Muzhai chuxue ji*，頁 868。

³⁷ 〔清〕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 :〈顧端文公文集序〉“Gu Duanwengong wenji xu”，載《牧齋初學集》*Muzhai chuxue ji*，頁 901。

³⁸ 〔清〕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 :〈贈別方子玄進士序〉“Zengbie Fang Zixuan jinshi xu”，載《牧齋初學集》*Muzhai chuxue ji*，頁 992。

惟其不深惟古人著作之指歸，而徒欲高其門牆，以壓服一世，矯俗學之弊，而不自知其流入於謬，斯所謂同浴而譏裸裎者也。³⁹

他批評李夢陽規模漢唐，只徒字句，自以為盡得司馬遷、班固、杜甫詩文之精粹，然而他不深入思考古人著作之指歸，只借古人裝點門面，以為可以矯世之俗學，卻變而為謬學，正是因俗而謬。他又舉王世貞的例子，說他為文「無一篇不偈背古人矩度，其規模左、史，不出字句，而字句之偽謬者，累累盈帙。」同樣批評他只學得古人字句，而不能學古人精神，謬學之弊正在於偽。

錢謙益的批評有一定的代表性，是批評七子派者常持的意見，幾乎是論者的共識。汪琬也承認七子派有其弊端，只是他認為錢謙益之弊更甚於七子，所以他批評錢謙益「其患不減於弇州（王世貞）、太函（汪道昆）」。然而他在前引詩中卻將錢謙益批評何李比作蚍蜉撼樹，更稱「何李文章不易才」，似對七子派評價甚高。事實上，錢謙益之批評七子派，幾乎全盤否定，只對王世貞的晚年自悔稍有肯定，然而汪琬對七子派雖持否定意見，但並非全盤否定，〈答陳藹公論文書二〉云：

前明二百七十餘年，其文嘗屢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學於古人而得之：羅圭峰（玘）學退之（韓愈）者也；歸震川（有光）學永叔（歐陽修）者也；王遵巖（慎中）學子固（曾鞏）者也；方正學（孝孺）、唐荊川（順之）學二蘇者也。其它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恪（縉）又學永叔（歐陽修）、子瞻（蘇軾）而未至也。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闢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⁴⁰

他羅列明代古文家，以為他們都是學古人有所得方能留名。這個看法本身和七子派的學古雖未必一致，但取向相近。他認為前賢之學古人，非學其詞，而是學其開闢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似與七子不同，然而所謂的「開闢呼應、操縱頓挫之法」，同樣是針對寫作的問題，而非如錢謙益所說對古人精神或學問的把握。

³⁹ 〔清〕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答唐訓導論文書〉“Da Tangxundao lunwenshu”，載《牧齋初學集》*Muzhai chuxue ji*，頁 1701。

⁴⁰ 〔清〕Qing 汪琬 Wang Wan：〈答陳藹公論文書二〉“Da Chenaigong lunwenshu er”，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 1 冊，頁 484。

再如同文中他又說：

如以文言之，則大家之有法，猶弈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後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蓋凡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⁴¹

強調文章的工拙在乎法，而古人之文之所以為大家之文，正在於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今人學習古人「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故終歸失敗。照這個邏輯，只要得古人為文之章法便可，則與七子派的觀念並不完全矛盾。故他之批評七子派自然不如錢謙益激烈。然而這也正可見二人古文觀念之不同，更可推斷出汪琬之所以斥錢謙益「敗壞文章之道」的原因。

汪琬古文理論的核心固然重道，但相對錢謙益，他更強調文法，在與陳儷的一場論爭中，他便再三強調了文法的作用，認為文章之傳與不傳，乃在文之工與不工，而工與否就在於文法。〈與陳藹公論文書一〉云：

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僊浮屠之書矣，其文或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逶迤曲折，沛然四出而不可禦，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德，憂為之解頤，泣為之破涕，行坐為之忘寢與食……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為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⁴²

他認為文章好壞不在於載道與否。從作者言，他舉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神僊浮屠之書，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德，憂為之解頤，泣為之破涕，行坐為之忘寢與食」的關鍵就在於才、氣、力，而非道。從讀者而言，他又認為讀者之所以覺得文章好，關鍵不在於道，「讀者之驚駭改易」，也只是「震於其才，懾於其氣，非為其於道有得也。」強調才氣力對文章的作用更大於道，自然會引出其重文法的論述。也就是說汪琬更著重古文

⁴¹ 〔清〕Qing 汪琬 Wang Wan :〈答陳藹公論文書二〉“Da Chenaigong lunwenshu er”，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1冊，頁484。

⁴² 〔清〕Qing 汪琬 Wang Wan :〈答陳藹公論文書一〉“Da Chenaigong lunwenshu yi”，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1冊，頁480。

體現出的藝術效果，而這種藝術效果就要靠文法來達到。在他看來七子派的問題是只求字句，不知章法，只有得古人「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妙」才能為文。

然而錢謙益強調的是性情與學問的統一，相對汪琬的文法說，他輕視文章的外在而重視內在。〈尊拙齋詩集序〉云：「夫詩之為道，性情學問參會者也。性情者，學問之精神也；學問者，性情之浮尹也。」⁴³認為詩道就是性情與學問兩相配合，以性情為內在精神，以學問為外在文采。在錢謙益看來學問尚屬外在，汪琬所重視的文法則更是另一層面的問題了。雖然這裡說的是詩，然而同樣適用於文，他在〈題杜蒼略自評詩文〉便說：「夫詩文之道，萌折於靈心，蟄啟於世運，而茁長於學問。三者相值，如燈之有燭、有油、有火而燄發焉。」⁴⁴他提出了靈心、世運、學問三者，這裡又增加了世運，靈心正可以和性情對應。錢謙益所討論的這三者都不是文章法度的問題，而是創作者的內在涵養。根據這個邏輯可以推斷，詩文創作之關鍵就在於靈心、世運、學問「三者相值」，如燈之「有燭、有油、有火」，便自有光燄，文辭法度不必刻意求之。

錢謙益所提出的性情與學問，汪琬本身並不反對，然而他懷疑的是，有多少人能真正知曉古人經典之指歸，知道之大端，而能於道有得繼而發為文章？在〈答陳靄公論文書二〉中他便提出這種疑問，其文云：

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翦拔其藩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裸見於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懾於其氣，非為其於道有得也。⁴⁵

他認為稱得上載道之文的，寥寥無幾，只有六經、《語》、《孟》及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注。若用道來要求文章，則有支離

⁴³ [清] 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 :〈尊拙齋詩集序〉“Zunzhuozhai shiji xu”，載《牧齋雜著》*Muzhai zazhe*（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7年），頁411。

⁴⁴ [清] 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 :〈題杜蒼略自評詩文〉“Ti Du Canglue ziping shiwen”，載《牧齋有學集》*Muzhai youxue 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6年），頁1594。

⁴⁵ [清] Qing 汪琬 Wang Wan :〈答陳靄公論文書二〉“Da Chenaigong lunwenshu er”，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1冊，頁484。

破碎而不合於道者，甚至有敢於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者，「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裸見於中」。因此在他看來，與其為文求道反而害道，不如肯定文本本身的價值，探討為文最直接的層面，也就是文法。用他的這個邏輯來看錢謙益的說法，矛盾便出現了，講求性情，鑽研學問，也有可能落入他所謂的自以為於道有得，實際上卻「支離破碎，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的情況。汪琬並不反對道，也並不否定道之於文的重要性，然而以道來衡量文章不僅虛無縹緲，更且有於道不合者，反不如他所提出的文法能較為客觀的衡量文章的優劣，並且也是較能直接把握的為文手段。在他看來，錢謙益提出的性情學問並不能解決古文駁雜不醇的問題，相反沒有為古文的優劣提出一個客觀的標準，不講文法，只求內在，放任外在，正會敗壞文章之道。汪琬古文以法度著稱，同為清初古文三大家的魏禧稱其文「醇而未肆」，汪琬則批評錢謙益的文章「踳駁不經」，其中關鍵就在於對文法的重視。

總的來說，二人在核心觀念上並沒有尖銳的矛盾，然而在具體的論述中，由於各自主張側重不同，因而衍生出分歧。就理學方面言，二人的出發點不同，因而對南宋理學的評價，出現差異。就文學而言，錢謙益的理論並不與汪琬相矛盾，只是汪琬的要求更高。

四、同宗震川，系統有別：汪琬與錢謙益對歸有光的繼承

既知汪錢二人分歧之所在，便可以回過來看二人對歸有光的繼承，是出於什麼系統。二人在學理上的不同正是理解二人同宗震川而系統有別的基礎。前文所述錢謙益對俗學、謬學的批評，其實正是發端於歸有光，歸有光的「返經」之說對錢謙益學術思想，文學觀念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而汪琬對歸有光的推崇則是從唐宋文脈的角度，強調明清古文發展中，歸有光所產生的作用。錢謙益的系統可以說是由經學而文學，重在學術，汪琬的系統則是專崇歸有光的古文，重在文學。

首先看錢謙益對歸有光的繼承，其〈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云：

余少壯汨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講論，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生實導其前路。啟禎之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寒芒色正，其端亦自余發之。⁴⁶

⁴⁶ [清] 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Xinke Zhenchuan xiansheng wenji

他從兩方面說自己與歸有光的關係，一方面他能脫離俗學，幡然易轍，正是由於歸有光的影響。另一方面，歸有光受人推崇正是發端於他，可以說他是歸有光的發現者。而〈歸文休墓誌銘〉又記載歸有光之子歸昌世（1573-1644）的遺言，其文云：

文休悼震川遺文不大顯于世，討論揚扝，早夜呼憤。三子既長，呼而命之曰：「我王父之古文，規模韓、歐，今其瓣香，近在虞山。凡所以發皇精神，沐浴蒙翳，使吾祖之緒言，不為俗學所抑沒，蓋廿年于此矣。」⁴⁷

歸昌世認為錢謙益是歸有光的傳人，歸有光的著作學問不為俗學所掩，有賴錢謙益的發揚。可見錢謙益不僅頗為自己推崇歸有光的成效自豪，同時更認為自己就是歸有光的傳人。然而他對歸有光的繼承不獨是歸昌世所說的規模韓、歐的古文。錢謙益〈與歸進士論校歸震川集書〉云：「先生覃精經學，不傍宋人門戶，如《易圖論》、《洪範傳》是也。」⁴⁸錢謙益對歸有光的推崇首先是其「覃精經學，不傍宋人門戶」，是從經學的角度來推崇歸有光的。實際上歸有光雖然師從朱子學家魏校（1483-1543），即計東〈鈍翁類稿序〉所謂：「歸蚤聞道於魏恭簡（校），證道於程」，然而他卻很少在經學方面受到推崇，黃宗羲《明儒學案》便未收入歸有光，並云：「震川之學，畢竟挹之易盡。」⁴⁹《明史稿》也把歸有光列入文苑傳。錢謙益從經學的角度推崇歸有光別具慧眼。而所謂「覃精經學，不傍宋人門戶」，其實正是針對前文所說的俗學。錢謙益批評南宋理學，正是出於其對晚明學風的負面影響，如前文所謂的離經講道，專注帖括，依傍語錄，不讀經典，空疏無根。而歸有光「覃精經學，不傍宋人門戶」，正與這種空疏的學風相對，跳出南宋理學專研性理，而主張回到經典的文本中去。錢謙益提出的返經，正是從歸有光處繼承而來的。〈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云：

xu”，載《牧齋有學集》Muzhai youxue ji，頁 729。

⁴⁷ [清] 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 :〈歸文休墓誌銘〉“Gui Wenxiu muzhiming”，載《牧齋有學集》Muzhai youxue ji，頁 1160。

⁴⁸ [清] 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 :〈與歸進士論校歸震川集書〉“Yu Guijinshi lun jiao Guizhenchuanji shu”，載《牧齋有學集》Muzhai youxue ji，頁 1335。

⁴⁹ [清] Qing 黃宗羲 Huang Zongxi :〈明文授讀評語匯輯〉“Mingwen shoudu pingyu huiji”，載《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 第 11 冊，頁 159。

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雝、閩之學，而追邇其元本，謂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于漢、唐，而乍闕于有宋。儒林、道學，分為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真知獨信，側出于千載之下，而未嘗標榜為名高也。⁵⁰

錢謙益從經學的角度來推崇歸有光，他轉述歸有光的觀點，認為漢唐之學與宋學未必對立。《宋史》分立「儒林」與「道學」，從宋代程朱的新安學派、陸九淵、葉適的金谿、永嘉學派，到明代王陽明的心學，不僅不能相互涵蓋，且彼此分立，斷裂儒學。錢謙益認為歸有光的這個看法正道出了儒學至明朝產生弊端的原因，學者不能「鑽研六經，追邇元本」，言下之意既是主張回歸經典。

歸有光返經的主張可見於〈送何氏二子序〉，文章首先回顧儒家經典傳至今日，殘缺不全，因而肯定傳注對於詮釋經文的功勞，繼而又云：

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不詭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惟經之本意，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寧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說，白首而不得其要者眾矣。間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為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世之人。蓋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予以為聖人之言，簡易明白；去其求異之心，而不純以儒者之說閱之，必有庶幾於所謂什之三四者。⁵¹

傳注雖有其功勞，然而並非所有傳注皆合於經典，甚且有悖於經典者。然而世人卻寧屈經從傳，不肯背傳從經，本末倒置，這顯然是受了科舉帖括的影響。有不滿足於傳注的，則更「敢為異論，務勝於前人」。歸有光因而感嘆時人好為講道，不讀經典，認為既能明經，又何須講道。並把近世

⁵⁰ 〔清〕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Xinke Zhenchuan xiansheng wenji xu”，載《牧齋有學集》Muzhai youxue ji，頁 729。

⁵¹ 〔明〕Ming 歸有光 Gui Youguang：〈送何氏二子序〉“Song Heshi erzi xu”，載《震川先生集》Zhenchuan xiansheng ji（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1年），頁 194。

的異說紛呈歸咎於講道之風，言下正是批評宋明理學，則他強調返經、明經的主張便昭然可見了。而這個主張正為錢謙益所推崇，因而繼承其說加以發揮，其〈新刻十三經注疏序〉云：

近代儒者，遂以講道為能事，其言學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
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務勝於前人；而不屑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詰。⁵²

講經與講道的概念，歸錢二人如出一轍，不難看出錢謙益強調返經，批評講道，正是繼承了歸有光的經學思想。

除了在經學方面推崇並繼承歸有光，錢謙益對歸有光的古文也十分推崇，其〈陳確菴集序〉：「嘉、隆之年，吳中文章家以聲華浮艷為能事，崑山歸熙甫守其樸學，言稱古昔，與其韋布弟子，端拜雒誦，倡道于荒江寂寞之濱，于是吳中有歸氏之學。」⁵³所謂「吳中文章家以聲華浮艷為能事」正是針對當時古文浮艷的風氣而發，他舉出歸有光與之相對。然而即便是針對古文創作風氣的批評，錢謙益還是從學術的角度來展開，特別強調歸有光守樸學，「倡道于荒江寂寞之濱」。

又如〈題歸太僕文集〉：「以熙甫追配唐、宋八大家，其於介甫、子繇，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士生于斯世，尚能知宋、元大家之文，可以與兩漢同流，不為俗學所漸滅，熙甫之功，豈不偉哉！」⁵⁴錢謙益認為歸有光之文可以追配唐宋八大家，並且能使當時之士知宋、元大家之文，與兩漢同流，正是歸有光重經學而輕理學的功勞，故不為「俗學所漸滅」。錢謙益把歸有光的古文推到了很高的地位，與唐宋八大家齊，甚至有過之無不及，然而他同樣連帶提出俗學，把歸有光的古文與當時的理學放在一起討論。這正是錢謙益推崇歸有光的特點，也即是他的系統，立足理學而論及文學。

再看汪琬對歸有光的繼承，他與錢謙益不同，汪琬更直接的從古文的角度推崇歸有光。雖然在他的《擬明史列傳》中，他把歸有光列入儒林傳，

⁵² 〔清〕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新刻十三經注疏序〉“Xinke Shisanjing zhushu xu”，載《牧齋初學集》*Muzhai chuxue ji*，頁 851。

⁵³ 〔清〕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陳確菴集序〉“Chen Quean ji xu”，載《牧齋有學集》*Muzhai youxue ji*，頁 847。

⁵⁴ 〔清〕Qing 錢謙益 Qian Qianyi：〈題歸太僕文集〉“Ti Guitaipu wenji”，載《牧齋初學集》*Muzhai chuxue ji*，頁 1759。

並花了極大的篇幅來講歸有光的易學，但是總的評價仍是以文為主，語云：「有光之學，原本六經，而好司馬遷書，得其風神脈理。故為文超然俊逸，可配古大家云。」⁵⁵他雖也強調歸有光原本六經，但其重點顯然在文而不在經，「原本六經」是作為歸有光「為文超然俊逸，可配古大家」的基礎。

汪琬集中論述歸有光的文字並不多，然而凡論及處多是從其古文入手，間或再論其學問，正和錢謙益多論歸有光的經學，再論其文學相反。比如〈歸震川先生年譜後序〉便是如此，先云明中葉之士大夫爭言古文，「往往剿襲《史》、《漢》諸書以相較轍，紛紜倡和，徧於東南」，而歸有光退處荒江寂寞之瀕，「獨與其門人子弟講求六藝，慨然以斯文為己任，而欲遠追游、夏之徒於千數百年之上」，⁵⁶先從古文的角度批評王世貞的文必秦漢，繼而才從學問的角度說歸有光講求六藝，以斯文為己任，遠追游、夏。文末更引王錫爵的話稱揚歸有光之文「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懽愉慘惻之思溢於言外，可謂大雅不群者。」⁵⁷全文的重點仍是落在對歸有光古文的推崇上。

再如〈答王進士書〉云：「琬才學蠢陋，使廁於李習之（翱）、歸震川（有光）之列，必當腴顏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殆有年矣。」⁵⁸此文是與人論傳記文的寫作，而說自己私淑歸有光等人有年矣，也是從文的角度來說明自己對歸有光的學習與推崇。〈答陳藹公論文書二〉更直接說「歸震川學永叔者也」，從古文的師法上說明歸有光與歐陽修的關係，這比錢謙益從價值地位的角度來衡量歸有光與歐陽修的關係更進一步。這都是汪琬推崇歸有光專從古文而非經學角度切入的明證，其系統正與錢謙益不同。然而除此之外，能更進一步印證這個系統之別的，是汪琬的古文師法歸有光的例子。

最突出的例子是汪、歸二人的記室文。比如歸有光的〈清夢軒記〉、汪琬的〈草庭記〉，兩文首段皆交代作記的緣由，並點出庭軒之名。歸有光〈清夢軒記〉云：

⁵⁵ [清] Qing 汪琬 Wang Wan :〈歸有光傳〉“Gui Youguang chuan”，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4冊，頁1936。

⁵⁶ [清] Qing 汪琬 Wang Wan :〈歸震川先生年譜後序〉“Gui Zhenchuan xiansheng nianpu houxu”，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1冊，頁563。

⁵⁷ 同上註。

⁵⁸ [清] Qing 汪琬 Wang Wan :〈答王進士書〉“Da Wangjinshi shu”，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1冊，頁473。

余友王子敬，於其居之西構為書室，而題其額曰清夢軒，請余為之記。⁵⁹

汪琬〈草庭記〉云：

平湖鮑生聲來，有讀書之屋三楹，額其前榮曰草庭，而乞予記之。⁶⁰

開首以一句簡要交代作記緣由，不述其他，便另起一段直入主題，這種形式在汪琬的記室文中僅兩篇，即此篇及為葉方靄所作〈讀書齋記〉。而在歸有光記室文中也只有兩篇，〈清夢軒記〉與〈本庵記〉。這樣的形式本身並無特別之處，然而在汪、歸二人的記室文中，以此形式開篇的，則全文必借堂室之名以發揮，展開議論。比如〈讀書齋記〉以「讀書」之名為題，次段開首便慨歎：「嗟乎！書豈易言讀哉。」⁶¹而後就讀書之難易展開議論；〈本庵記〉次段問庵主命名之由來，而後便云：「夫所謂本者，猶言始也。」⁶²也是以「本」為題，展開議論。歸、汪二人的〈清夢軒記〉、〈草庭記〉更是如此。〈清夢軒記〉云：

余讀無羊之詩，疑說詩者之未得其旨，此蓋牧人之夢焉耳。⁶³

歸有光以夢為題，認為前人解說《詩經·小雅·無羊》不得其旨，繼而描摹詩中牧人夢境，以證「人心之靈，無所不至」。其後更引《周易·繫辭上傳》所謂晝夜之道，及子思致中和之說與清夢相附會。

汪琬〈草庭記〉云：

予惟屈原作〈離騷〉，嘗以香草喻君子……而或謂蘭蓋指令尹子蘭而言，然則江蘺、辟芷有何所指乎？無論引物連類，立言本自有體，不當直斥用事者之名。⁶⁴

⁵⁹ [明] Ming 歸有光 Gui Youguang : 〈清夢軒記〉“Qingmengxuan ji”，載《震川先生集》Zhenchuan xiansheng ji，頁 383。

⁶⁰ [清] Qing 汪琬 Wang Wan : 〈草庭記〉“Caoting ji”，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 3 冊，頁 1479。

⁶¹ [清] Qing 汪琬 Wang Wan : 〈讀書齋記〉“Dushuzhai ji”，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 2 冊，頁 679。

⁶² [明] Ming 歸有光 Gui Youguang : 〈本庵記〉“Benan ji”，載《震川先生集》Zhenchuan xiansheng ji，頁 398。

⁶³ [清] Qing 汪琬 Wang Wan : 〈草庭記〉“Caoting ji”，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 3 冊，頁 1479。

⁶⁴ [清] Qing 汪琬 Wang Wan : 〈讀書齋記〉“Dushuzhai ji”，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 2 冊，頁 679。

汪琬以草為題，認為〈離騷〉中香草、惡草各有所喻，並指出「蘭」所喻者是令尹子蘭的說法是錯誤的，並提出自己的看法。轉而回到草庭，謂「今鮑氏之庭所有者，果香草乎？抑惡草乎？」

兩文末段均回到對室主的評價及說明室名命名的原因。〈草庭記〉云：「聲來從予游三年，予觀其人，篤信好古之君子也，使其遇惡草，必非其臭味，必將斬伐芟刈之不暇，而奚暇借此以名其庭？此其所託，殆為蘭菊、蕙茝之類可無疑也。」呼應前文所論香草、惡草，而肯定鮑聲來是以香草為寄託，而名其室的。〈清夢軒記〉云：「子敬敏而好學，駸駸有志於道，慕近世儒者以夢寐卜其所學，故以名其齋。」說王子敬敏而好學，因慕近世儒者以夢寐卜其所學，故名其室為清夢軒。

從全文的篇章結構來看，兩文非常相似，略述作記緣由，繼而借題發揮，以庭室命名之因作結。從細節來看，一以《詩經》發端，一以《離騷》發端，或是巧合，然而也正可見汪、歸二人行文方法上的相似。汪琬私淑歸有光多年，對歸有光有專門的研究，而〈草庭記〉、〈傳是樓記〉在寫法上與歸有光如此接近，若說是仿歸有光〈清夢軒記〉、〈本庵記〉二文而成的，亦屬合理。可見汪琬推崇歸有光的系統正是以古文為主的。

總的說來，錢謙益與汪琬同宗歸有光，所謂二人的系統不同，正在于前者重學術，後者重文學。二人對歸有光的繼承不同，但兩人並未因此而產生矛盾。汪琬批評錢謙益敗壞文章之道，當是指前文所述的只求內在，不重文法，如果從這一點來看二人對歸有光的推崇，一個重道一個重文，也正相呼應，他們所可能有的矛盾，是認為對方沒有認識到歸有光最有價值的地方，然而雙方並沒有直接的論述。即使如此，我們依然能從二人不同的觀念中，看出晚明清初古文思潮的變化。

五、結論

汪琬對錢謙益古文觀的批評，實際上正是基於二人對南宋理學、明代復古派的理解與評價的不同。錢謙益針對晚明的學風與文風，提出俗學與繆學的批評，正因為他意識到，晚明好尚空談，離經而講道，源頭正在南宋理學。而這種學風致使時人脫離經典，專注帖括，不能本於六經而知古人之精神旨歸。因而思想上偏離正道，文學上有於模擬。他提出「學問與性情」、「靈心、學問與世運」，正是針對晚明而發。從錢謙益的邏輯來看，救晚明之弊，關鍵在於重新回到經典，重塑性情的內涵。然而汪琬的邏輯

和錢謙益並不相同，儘管汪琬不會否定錢謙益「學問與性情」、「靈心、學問與世運」的主張，然而他認為這並不足夠。理學儘管轉而專講心性之理，對後來心學的形成乃至晚明學風有很大的影響，然而朱熹文道合一的觀點，在他看來是古文發展的正統，不可抹殺。復古派儘管有剽竊模擬之弊，然而他們強調的對古人的學習，卻是學文者的必要之途，有其意義。換句話說，汪琬正面的認識二者的價值，一在道的建樹，一在文的工夫，並希望從兩方面來要求古文的發展，達至文道合一。從這樣的角度重新看錢謙益，便能見出汪琬之所以有那樣嚴厲的批評，正是因為錢謙益所講的性情與學問不能保證文章合於文法，合於道。基於上述這樣的差異，他們二人對歸有光的繼承也便不一樣，錢謙益繼承歸有光的返經之說，正是希望以此糾正學風，重塑性情，繼而影響文風。汪琬則儘管也重視歸有光的經學研究，將他歸入儒林傳，然而同時他更強調歸有光足以追配唐宋大家的古文。一重學術一重文學，正是系統有別。

這樣的論述似乎顯得汪琬較錢謙益完善，他對錢謙益的批評十分合理，然而我們必須要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待二人的古文觀。不論是錢謙益還是汪琬，他們都在晚明清初古文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為後輩的汪琬，他的批評就是一種發展的軌跡。前文曾言，不論在明清之際還是後人的研究論述中，二人實際上都屬於同一文脈，主張恢復唐宋以來的古文傳統，因此二人的理論差異，實際上正是這一傳統內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的問題。並且若將錢謙益視為晚明的代表，而將汪琬視為清初的代表，我們不難發現，汪琬對於古文文法的要求更為嚴格。這種嚴格的趨勢對古文創作來說是一種束縛還是進步，卻很難說得清楚，一個顯明的例子是，汪琬對於以小說為古文的看法。汪琬曾批評侯方域、王猷定以小說為古文辭，雜入小說傳奇筆法，駁雜不醇，〈跋王于一集〉云：

小說家與史家異。古文辭之有傳也，記事也，此即史家之體也……至於今日，則遂以小說為古文辭矣。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夫以小說為古文辭，其得謂之雅馴乎？既非雅馴，則其歸也，亦流為俗學而已矣……夜與武曾論朝宗〈馬伶傳〉、于一〈湯琵琶傳〉，不勝嘆息。⁶⁵

⁶⁵ [清] Qing 汪琬 Wang Wan :〈跋王于一遺集〉“ba Wang Yuyi yiji”，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2冊，頁907。

他認為侯方域〈馬伶傳〉、王猷定〈湯琵琶傳〉二文是以古文辭為小說，破壞了古文雅馴的傳統。然而黃宗羲卻持相反的意見，〈論文管見〉便說：

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為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類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填《尚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⁶⁶

黃宗羲曾在〈戴西洮詩文題辭〉中說：「以視今日之名士，模仿得歐、蘇一二轉折語，自稱震川正派者，見之能不自愧乎？」⁶⁷文中所批評的很可能正是汪琬。對古文不過是模仿歐陽修、蘇軾，便自以為是震川正派者，甚為不滿。這個批評正好和汪琬所看重的對古人文法的學習相對應。〈論文管見〉中，黃宗羲指出所謂小說家伎倆，早在史書中便有，不必刻意避之。顯然黃宗羲的看法較汪琬開通得多。然而汪琬重文法的古文理論大有支持者，如陳廷敬〈翰林編修汪鈍翁墓誌銘〉便云：

（汪琬）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喪，沿溯宋元以上唐韓柳、宋歐蘇，迄明之唐應德（順之）、王道思（慎中）、歸熙甫（有光）諸家，蓋追宗正派，而廓清其夾雜不醇者，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此先生之志也。⁶⁸

陳廷敬先批評了晚明以來古文道喪，說汪琬以接續唐宋文脈為己任，重振文運，最關鍵的是「廓清其夾雜不醇者」，所謂「夾雜不醇」，在汪琬來說正是他文法理論的大忌，也與他批評王猷定、侯方域的以小說為古文辭相對應。

再如宋犖編選《國朝三家文鈔》，雖把汪琬、侯方域、魏禧並稱三大家，然而實際上他較為推崇的正是汪琬的古文，他贊揚汪琬的文章「溫粹雅馴，無鉤唇棘吻之態，而不盡之意，含吐言表，譬之澄湖不波，風日開麗而帆

⁶⁶ [清] Qing 黃宗羲 Huang Zongxi:〈論文管見〉“Lunwen guanjian”，載《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杭州[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Zhejiang guji chubanshe]，2005年），頁668。

⁶⁷ [清] Qing 黃宗羲 Huang Zongxi:〈戴西洮詩文題辭〉“Dai Xiyao shiwen tici”，載《黃梨洲文集》Huang Lizhou wenj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9年），頁367。

⁶⁸ [清] Qing 陳廷敬 Chen Tingjing:〈翰林編修汪鈍翁墓誌銘〉“Hanlin bianxiu Wang Dunweng muzhiming”，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5冊，附錄一，頁2346。

檣之容與者，汪氏之文也。」⁶⁹正是從文法的角度肯定其文醇雅，相比起對其他二家的贊譽，宋犖贊揚汪琬的筆墨最多。更重要的是，在《國朝三家文鈔》的選文中，侯方域的許多有參雜小說筆法之嫌的傳記文均未被收入，魏禧的氣勢奇絕的議論文章也被宋犖視為「大類公移吏牘」，「儒者所不道」而未入選。⁷⁰顯然身為清廷大臣的宋犖，在選文的標準上有意的要以醇雅為標準，符合官方的意識形態，這和後來明確提出的「清真雅正」的文風也是一脈相承的。⁷¹

從上述的例子來看，汪琬的文法論成為了清初古文的主流。站在正統論的角度看，汪琬自然以為其文法論「廓清其夾雜不醇者」，是有功於古文的。然而從發展的角度看，如後來桐城派的文論，對法度過分的強調，漸趨狹隘而單一，卻是限制了古文的表現力。這兩種說法，在不同的立場下有不同的結論，孰優孰劣，難以定斷。然而重要的是，汪琬對錢謙益的批評，其文道並重的古文觀，正展現出了清初古文發展的複雜面向。因此汪琬與錢謙益之間古文觀的差異，對歸有光繼承的系統之別，背後還關係到明清之際文壇變動的方向，為何汪琬的文法論會逐漸成為主流？有沒有思想上的依據？其發展邏輯為何？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索。

【責任編校：蔡佩陵、陳可馨】

主要參考書目：

典籍

〔明〕王士禎 Wang Shizhen：《居易錄》*Ju yi lu*（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影印），收入《四庫全書》*Siku quans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 年。

⁶⁹ 〔清〕Qing 宋犖 Song Luo：〈國朝三家文鈔序〉“*Guochao sanjia wenchao xu*”，載《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xiao* 第 5 冊，附錄一，頁 2267。

⁷⁰ 詳可參看李嬋娟 Li Chanjuan：〈從《國朝三家文鈔》之編選看清初文風之轉變〉“*Cong Guochao Sanjia Wenchao zhi bianxuan kan Qingchu wenfeng zhi zhuanbian*”，載《深圳大學學報》*Shenzhen daxue xuebao* 第 23 卷第 3 期（2006 年 5 月），頁 95-101。

⁷¹ 詳可參方孝岳 Fang Xiaoyue：〈清初「清真雅正」的標準和方望溪的「義法論」〉“*Qingchu ‘qingzhenyazheng’ de biao zhun han Fang Wangxi de ‘yifalun’*”，見氏著：《中國文學批評·中國散文概論》*Zhongguo wenxue piping: Zhongguo sanwen gailun*，頁 265。

- 〔明〕吳偉業 Wu Weiye：《梅村家藏稿》*Meicun jiacanggao*，臺北 Taipei：學生書局 Xuesheng shuju，1975 年。
- 〔明〕侯方域 Hou Fangyu：《壯悔堂集》*Zhuanghuitang ji*，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6 年。
- 〔明〕歸有光 Gui Youguang：《震川先生集》*Zhenchuan xiansheng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1 年。
- 〔清〕王應奎 Wang Yingkui：《柳南續筆》*Liunan xubi*，收入《歷代筆記小說集成》*Lidai bijixiaoshuo jicheng* 第 35 冊，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教育出版社 Hebei jiaoyu chubanshe，1996 年。
- 〔清〕汪琬 Wang Wan：《堯峰文鈔》*Yao feng wen chao*，收入《四部叢刊初編》*Sibu congkan chubian*，臺北 Taipe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67 年。
- ：《鈍翁前後類稿》*Dunweng qianhou leigao*（據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1997 年。
- ：《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jiao*，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2010 年。
- 〔清〕黃宗羲 Huang Zongxi：《黃宗羲全集》*Huang Zongxi quanji*，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2005 年。
- 〔清〕錢謙益 Qian Qiangyi：《牧齋初學集》*Muzhai chuxue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5 年。
- ：《牧齋有學集》*Muzhai youxue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6 年。
- 〔清〕魏禧 Wei Xi：《魏叔子文集》*Wei Shuzi wen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3 年。

專書

- 〔日〕青木正兒 Aoki Masaru：《清代文學評論史》*Qingdai wenxue pinglun shi*，臺北 Taipei：開明書店 Kaiming shudian，1969 年。
- 孫之梅 Sun Zhimei：《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Qian Qiangyi yu Mingmo Qingchu wenxue*，濟南 Jinan：山東大學出版社 Shangdong daxue chubanshe，2010 年。

郭紹虞 Guo Shaouu :《中國文學批評史》*Zhongguo wenxue pipingshi* , 上海 Shanghai :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 1947 年。

郭預衡 Guo Yuheng :《中國散文史》*Zhongguo sanwen shi*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1986 年。

張修齡 Zhang Xiuling :《清初散文論稿》*Qingchu sanwen lungao* , 上海 Shanghai :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 2010 年。

謝正光 Xie Zhengguang :《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Qingchu shiwen yu shiren jiaoyou kao* , 南京 Nanjing : 南京大學出版社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 2001 年。

期刊論文

〔日〕野村鮎子 Nomura Ayuko :〈汪琬的歸有光研究及其意義〉“Wang Wan de Gui Youguang yanjiu ji qi yiyi” ,《清代文學研究集刊》*Qingdai wenxue yanjiu jikan* 第 2 輯 , 北京 Beijing :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 2009 年 , 頁 309-350 。

李嬋娟:Li Chanjuan :〈從《國朝三家文鈔》之編選看清初文風之轉變〉“Cong Guochao Sanjia Wencao zhi bianxuan kan Qingchu wenfeng zhi zhuanbian” ,《深圳大學學報》*Shenzhen daxue xuebao* 第 23 卷第 3 期 , 2006 年 5 月 , 頁 95-101 。

李聖華 Li Shenghua :〈汪琬的古文理論及其價值芻議〉“Wang Wan de guwen lilun ji qi jiazhi chuyi” ,《文藝研究》*Wenyi yanjiu* , 2008 年 12 月 , 頁 96-102 。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本文以日學者青木正兒「歸震川當然並非一切皆由錢一手販賣，汪琬又從另一渠道皈依了震川宗，然其系統未詳」云云作為出發點，探論明末清初錢謙益、汪琬雖同宗歸有光，但有不同的側重，從而揭示出二家對文、道、文法等觀念的分歧之處，而此等分歧，正是汪琬曾云「琬嘗恨文章之道，為錢所敗壞者，其患不減於弇州、太函」之故。論述立基於原始文獻的梳理，不務空談，全文結構嚴謹，條分縷析、絲絲入扣，結論有說服力。

第二位審查人：

明清評論詩文的人，常常分別佔著上下兩個議論空間，一個在上層，從六經說到對歷代詩學古的取捨，一個在下層，專門掇拾一句一語之得失。這兩個層面，表面上差距甚大，卻被鄉里、官僚、朋友和意氣之爭貫串起來，形成各種批評的實際面。本文的關係人物，錢謙益、吳喬、汪琬，也在這個雙層結構中糾葛不已。作者藉由錢謙益與汪琬對歸有光的推崇與傳承，找到錢、汪兩人眼中對歸有光的切入點之差異，來探討汪琬對錢謙益的批評，頗有新意。作者對清初文壇的認識相當清晰，持論也井然有序，言之成理，值得推薦。